

在洱海边的一张床上醒来。掀开床头的窗帘朝外面张望一眼,发现水面上霞光绯红,太阳还没蹦出来。遂兴奋难抑,起身坐在床上,等待一场华丽的日出。

下榻的酒店,朋友介绍说是一位杭州姑娘开的。老板就叫漫漫,很年轻。八年前她来旅游,在大理小住,被这里的自然风光、缓慢生活节奏吸引,就决定停留下来。在那之前,她大学毕业从事跨境电商工作,事业顺利。本来可以一直朝这条路走下去,可是漫漫她,喜欢一种不确定的生活方式,即“未”的状态。如同一个杯子,若水已盛满,即意味着不再有新的可能。她对许多新鲜事物有好奇心,想不断尝试新鲜领域。一开始做进口食品,她对每个国家的零食都想要尝一下。直到尝遍了所有的零食,忽然想,是不是可以换个生活的样子了。于是,机缘巧合之下,就在大理停留下来。

漫漫未

我到大理来,也是参与几位朋友组织的一场公益活动。有六位阿富汗的孩子,因经历战乱而失学,朋友通过多方联络,把他们从战火中接到大理大学继续学业。这是一件功德很大的事情。大理大学的老师们一起,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欢迎仪式,几位阿富汗的孩子也得以安心。夜深之后,我们来到洱海边的酒店下榻,漫漫和她的先生一起接待大家。吃茶的时候,听朋友们聊起这件公益事的许多艰辛之处,甚是感动,相谈甚欢。

漫漫的酒店是在海西

漫漫说,有的人旅行,



人称“鬼王”的蒲松龄(1640—1715),字留仙,别号柳泉居士,世称聊斋先生。其父蒲槃,博学多闻,因科举不第,弃儒经商,饶有盈余。天明未动刻,家道衰落。蒲松龄少小天资聪颖,过目成诵。他应童子试,本是议论文,蒲松龄触类旁通,居然把八股文写成一篇短篇小说《蚤起》,幸得主考官山东学政施闰章爱才如渴,在其考卷上批曰:“下笔如有神,将一时富贵丑态,毕露于二字之上,直足以维风移俗。”蒲松龄遂一举成名。在县试、府试、院试皆获头名,“文名藉甚”。但21岁的蒲松龄一直赴考至71岁,前后考了17次,皆名落孙山。唐代科举以考诗赋为主,宋朝考经义与策论,至明清以“四书五经”为题考八股文。蒲松龄50年饱学题海茫茫之苦,他72岁为山东学政黄叔琳赏识,拔为岁贡生,也称国子监的保送生。

蒲松龄之鬼

蒲松龄一生与功名无缘,生活窘迫,只因他为人耿直与倔强,又不屑奉承拍马。看不起那些势利小人。家有薄田二十亩,几间破房,为谋生计,蒲松龄应知县孙蕙之请,做了几年宾客;后当了毕际友家私塾教师,以教书谋生,苦度光阴。蒲松龄一生无法摆脱科举之路,但他最大的乐趣却是“雅爱搜神”“喜人谈鬼”。一听到奇闻逸事,就如获至宝,越离奇的事,包括神鬼之说,特别有兴趣。蒲松龄为此索性开了一家茶馆,他知道云游四方的旅人见多识广,他便和茶客聊起鬼神世界的奇闻逸事,有位白发苍苍的驼背老人,见蒲松龄对自己彬彬有礼,便讲了个“马骥漂洋过海到罗刹国”的故事,蒲松龄听得入神,回家写了“花面逢迎、世情如鬼”的《罗刹海市》。日积月累,他创作了一篇又一篇鬼怪故事,蒲松龄终

的一处村庄里,夜深时人村,黑灯瞎火的,也并不知道景色如何。次日清晨醒来,才知道窗外景色如此美好。辽阔海面,波光粼粼,远山青黛,倒映于水中,简直是一幅淡雅的水画。等到太阳从山顶冒出半个,东方的这一片水面便被阳光照射得金光闪闪。不多会儿,太阳升起,整个水面便被暖色调渲染。岸边有人捕鱼,有人撑着小船划行,悠悠然世外。

边看边聊

吃过早饭后,我与漫漫聊天,问她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。她说,完全是误打误撞。之前她是在老城租房住的,有一天在洱海边转悠,才想着做一间民宿。最近许多年间,洱海建设生态走廊,总共拆迁了一千八百多户农居,让洱海的环境变得更好了。本来这也只是一幢普通的农居,她的先生是学建筑的,就一点一点把这幢民居装修了起来。漫漫是城里孩子,从小到到都是被服务惯了,她才知道这个装修的事情,如此琐碎和艰辛。小到一块玻璃、一把刷子,也要自己去市场上买。东西虽小,要采购的物品却多,足有上万种东西。许多东西,在大理又买不到,好在网络发达,可以从全国各地采购。真如燕子衔泥一般,慢慢把这个地方打理出来,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细看酒店四处,留白之处很多,而这恰恰也是漫漫特意留下来的。留了白,大家看着,心里会有自己的想象。而倘若这面墙上已经挂满东西,那就不再有想象的空间了。

漫漫说,有的人旅行,

于完成了他的《聊斋志异》。蒲松龄说鬼,他笔下的鬼神各具面目,有的鬼充满了人性的温情脉脉,有些女鬼则是心地善良的美丽女子。在蒲松龄看来,在他历经坎坷的人间,鬼似乎比人多情而可爱,鬼神世界是他向往的一个美好天地。他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揭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,在油灯下,让思绪随墨香飘向神秘的虚幻世界。

米舒

《聊斋志异》共收入491篇文言短篇,内容涉及民间传说、神话、鬼怪、仙侠等各种题材,文中有寓言与虚幻的一面,但字里行间则透露出现实主义精神,以《促织》《席方平》最具代表性。他写鬼,其实是写人,他的鬼世界揭示了人间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,对科举制度、官场腐败、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作了隐晦的批判,如《叶生》《司文郎》《于去恶》《王子安》等;他笔下人物不惧封建礼教,勇敢追求自由爱情,如《莲香》《小谢》《宦娘》《鸦头》等。这是一部以写鬼神来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,反映了作者对社会洞察力与对人性的独到见解,也凝聚了作者一生的辛酸与痛苦。明文坛盟主王世贞借《聊斋志异》一谈,大为感叹作者把鬼写活了:“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因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他欲以几百两黄金购买《聊斋志异》手稿,遭蒲松龄拒绝。

蒲松龄完成《聊斋志异》五年后,他在默默无闻中凄凉去世。这本“孤愤之书”先后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,俗名《鬼狐传》。蒲松龄死后五十年,《聊斋志异》于乾隆三十一年正式出版,其手稿本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。《聊斋志异》在各国拥有三十多个译本,他被誉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”。在聊斋城狐仙园内挂着耐人寻味的对联:“一世无缘附骥尾,三生有幸落孙山。”

秋风起,发现无袖是西装的好搭子,因合身的西装一般肩部剪裁贴合,若穿衬衫,无论长袖短袖,哪怕真丝质地,都会影响线条的流畅感。虽是深秋,室内依然闷热,西装一脱,舒适又美丽。可惜我却无法坦然穿无袖,因为觉得胳膊粗,不想“露短”。

近日重温影片《爱乐之城》,看着女主身着蓝色无袖长裙煞是羡慕,这款裙子让我想起早年迷韩剧时,看到女王穿的长裙很是喜欢,逛遍几大商圈就为买同款。最后觅得,却嫌贵,硬生生等了一季,直到打折才买,哪怕只能穿几天,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如今,互联网的兴起让找同款

会做很多很多攻略,把日程排得很满,然后一个个地方去打卡和拍照,一家店一家店去吃东西,把列表清空,好像其中一项没有完成,就吃亏了。其实人生之旅,哪有那么多攻略都做好。不带着太强的目的性,松弛下来,反而一路会遇见很多惊喜。而那是你原先意想不到的,也是计划不到的。生活如此,开民宿也是如此。意想不到的人生,才特别值得去过。每一段人生的旅程,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

在大理,我还要多逗留一天。漫漫把她家自用的车子留给我,让我可以四处走走。我开着车在苍山脚下行走,看到许多农人在地里劳作,收获大葱,打包成捆。苍山洱海之间,村庄古朴宁静。我找了一家咖啡馆,在那里写文章,喝了一杯咖啡。夜黑之后,偶遇一个白族小乐队在家中排练,三弦、唢呐、竹笛齐鸣,好听极了。

适应这里的生活后,漫漫也不想再回大城市工作,就把原来的事情放掉一

些,把股份也缩到最小,几乎可以不用管了。她说,吃点亏也没事,吃亏的同时也意味着,你在另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好处。而对漫漫来说,她获得的益处就是自由。现在,她也经常一个人去旅行,印象深的一次,是到梅里雪山脚下的南极洛。维西的南极洛,有人说它是遗留在人间的眼泪,也有人说是香格里拉最后的秘境。漫漫去南极洛,并不是有什么烦恼要去清空,而是纯粹地把自己清空。有能力经常把自己清空的人,一定是活得最自在的人。

有一次,同行南极洛的朋友中,有一位企业家朋友,七十多岁。那里海拔四千多米,离天空很近。就在那里,这位企业家朋友说,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认知是不完全、不完整的。他在那一刻,颠覆了自己一辈子都坚持的东西。多么有勇气啊。一个人,不管在什么年纪还能去颠覆自己,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,他一定是了不起的人。

我回到酒店,然后要离开了。我跟漫漫说,如果再去大理,我也一定仍然会住在这里。漫漫笑了。漫漫说,你只要记得,大理永远有一个地方,随时等着你过来。

秋日无袖

北北

出门不远的街角,坐落着一家不起眼的门面店,平常门前冷冷清清,一到周末便簇拥着一群老男人,大声争论当晚几场足球比赛的预测。那是一家彩票销售点,专门销售足球彩票,每次路过,我总有买的冲动。我喜欢玩足彩。作为世俗凡人,多半追求快乐,世上很多东西能给人带来快乐,玩足彩便是一种,它不仅于经济意义上是博弈,更是人性中本我与自我的制衡。本我欲望欢乐,若花开花落,自我抑恶扬善,似云卷云舒。玩足彩,玩而不迷,张弛有度,也算是对自己人性的磨砺,这是我给自己玩足彩的一个理由。

说实话,玩彩票在旁人听来是一个托词,谁不是趋利而为?玩彩票就是奔着彩金而去。一个“玩”字把自己往“清高”拔,尽管往往带来自我“清高”的失望。

彩票也有本身的“清高”——公益性,彩票看准人性中的本我欲望,指望天下熙熙攘攘、皆为利往而设,一如股票,冠以投资,钱便蜂拥而聚。本该懂得,都在玩彼此的“钞票”,一本万利的机会很渺茫,彼岸很骨感,路途却愉快。玩彩票其实在给时间充值,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有趣和快乐,就像上海广场“爷叔”讲的“爱在深秋”。人性总是折盼深秋是一个满满收获的季节。

每当周末,欧洲足球五大联赛开打,电视有转播,场面火爆,对一个劳顿多日喜欢足球比赛的人来说,没什么能比它更能消解烦恼,除却风尘。观赏足球比赛,我好比嗜酒徒,有酒岂能无佐食?一张足球彩票在手,恰恰赛果一致,一

沉,下意识伸出手臂,腿用力后蹬,一阵慌乱。“别怕,我在这呢!”他松开的手又一次托上了我的腰。松开,托上腰,又松开,又托上腰。不知练习了多少回合,当他的手再一

卡在“龙门”的鱼

张维静

次松开,我竟没察觉!游了一段才发觉,他在不远处微笑着看着我。冬去春来,深水依旧是我的禁区。游泳不敢涉足深水,就不算真正学会游泳。“别多想,我们再去练练。”这次,他选了一家有滑梯的水上乐园,滑梯大约丈许,直通浅水池。在滑梯顶端,我蹲下,迅速下移,耳边呼呼风声,似千军万马在奔,感觉被一股水流卷起在飞,最后陷入一片海

中,眼前白茫茫一片,我呛了两口水,咳了起来。“别怕,放松,吸气,和平时练习一样。”我稳了稳心神,用手当桨,力拨水波,身子竟轻轻浮起。吸气屏气,青蛙般蹬腿,身体平稳地前行,不知不觉过了浅水区。“向前游,向对岸游,我就在你身边!”这声音不大,却产生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,我只感觉僵硬的手臂渐渐灵活,双腿踢蹬有力,如鲤鱼般向前跃去,一次又一次,在水流高过脖颈的刹那,身体惯性地轻盈浮起,我一口气游到对岸,瞥见岸边立着一块标志牌:深水区。下面有一行小字:水深3米。我俩靠在岸边栏杆上,眯眼望水面,脑海中浮现出高高的“龙门”和那一跃而过的大鲤鱼。我想,那并非只靠勇气。

彩票那些事

戴氏

如酒酣深处,飘飘欲仙也。彩票机理讲究一个随机性与概率,相对“大乐透”等数字游戏,玩足彩,凭你对足球知识、球队背景、球员实力以及对赛往绩的了解,只要做足“功课”,中彩几率要大许多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玩了这么多年,每每给我带来小小的惊喜与欢乐,却大都是“芝麻绿豆酱”。有几回与大奖擦肩而过,天命难违,我似乎没有那个运道。

偏偏我有旺人财运的“运气”。那天周末下班后,我照例“赖”在办公室,一门心思做“功课”,给13场足球竞猜赛果填单下注。搭档小周催我下班,见我神情专注,一旁好奇打量,嘴巴嘟嘟囔囔:“走过路过,勿要错过。”球官一枚的搭档,也想轧一脚,求我给选填一单。我未多想,填了一张复式投注单子,打发走人。当我为自己填了一张满意的投注单,叫小周顺带买单时,小周早已去彩票销售点买单回家。天色已晚,眼看投注时限要过,电话铃响,领导有事找我,无奈撕了单子扔进纸篓,悻悻而去。星期一开完所务会,回办公室,须臾,门外爆出一阵欢呼:小周中了足彩二等奖,16万元,所有人嚷着叫他请客。我早忘了此事,再查自己那张单子,竟中头奖,500万元!可它早已被我撕成碎片,化为一地鸡毛。

所里人知道这个好事,个个五味杂陈。周末下班铃声一响,动心的都不赶着回家,候在办公室门口,

中,眼前白茫茫一片,我呛了两口水,咳了起来。“别怕,放松,吸气,和平时练习一样。”我稳了稳心神,用手当桨,力拨水波,身子竟轻轻浮起。吸气屏气,青蛙般蹬腿,身体平稳地前行,不知不觉过了浅水区。“向前游,向对岸游,我就在你身边!”这声音不大,却产生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,我只感觉僵硬的手臂渐渐灵活,双腿踢蹬有力,如鲤鱼般向前跃去,一次又一次,在水流高过脖颈的刹那,身体惯性地轻盈浮起,我一口气游到对岸,瞥见岸边立着一块标志牌:深水区。下面有一行小字:水深3米。我俩靠在岸边栏杆上,眯眼望水面,脑海中浮现出高高的“龙门”和那一跃而过的大鲤鱼。我想,那并非只靠勇气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